

知乎盐选 | 归真

清晨，外面嘈嘈切切地传来清脆的鸟鸣。

我一睁眼，就见一峻拔如松的身影正侧坐在床边，他微微低着头，手中握着一本医书专注地研读着，窗外斜照进来的日光打在他的身上，镀上了一层暖金的光圈，仿若神明，随着清风徐来，乌发微扬，鼻尖便隐隐拂过沁人心脾的浅淡鹅梨香。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或许是目光太过炙热，他终于有所察觉，偏过头望过来，唇边便荡出璀璨然然的笑色：「醒了？」

他有一双勾魂夺魄的狐狸眼，眼尾微扬，熏染几分绯红，衬得如湖泊澄净的眼眸似天上的星，偶然落入阳春三月初开的桃瓣之中，光彩夺目，熠熠生辉。

我一时被美貌晃了眼，呆呆地望着他，他被我看的不自在，不禁摸了摸面颊：「我的脸上，可是有什么古怪不成？」

「.....没、没有。」我回过神来，忙一摇头，问道：「是兄长请先生来的吗？」

他一怔：「什么？」

我解释道：「兄长出征前便提过先生会来为我诊病，算算日子，确是该到了。」

他面上浮现一种怪异的神色，似是既迷惑又惊诧，费解的目光锁在我身上好一阵，才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来：「你叫我.....什么？」

这年纪轻轻，怎么耳朵不大好使的样子？

我又道：「还未请教先生名讳？」

他俊逸的眉宇微微皱起，怔怔脱口而出：「姐姐，你不要吓我.....」

姐姐？

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：「我今年才七岁，哪担得起你的这声『姐姐』！」

他又愣住了，蹙着眉思忖片刻，才小心地问道：「你.....可还记得自己是谁？」

嗯？容姿如此脱俗，没想到却是个傻的，不知道好不好骗回家让我.....？

咳咳.....想多了。

不过看在他就连缺心眼都缺的赏心悦目的份儿上，我还是耐心地回答了他：「我是朔宁郡主，京都第一纨绔，未来第一首富，当代龙霸天，他们都叫我霸霸，你也可以这么叫我。」

他：「.....」

「还是不麻烦了。」

我并不勉强：「先是怎么称呼？」

他快速眨一眨眼，将眼中的繁杂情绪尽数掩于目底，轻道：
「在下.....傅寒池。」

我见他神色颇为怪异，几是与以往为我看过病的大夫的表情如出一辙，便和颜道：「我这病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就算治不好，也不会怪到你头上，放宽心。」

可我的慰言不仅未令他纾解，反而让他的眉头蹙的更紧了，依旧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啊这.....我素来只会欺负人哪会安慰人，我怀疑他在难为我。

「我饿了。」既然不能解决问题，就解决有问题的人好了，
「给我拿点吃的可以吗？」

他立刻应声出门，等端着八宝粥回来的时候，我老远就闻到味儿了，刚想起身，却突然觉得头晕目眩，眼前一黑差点搬过去。

他急忙扶着我靠在床头，慢条斯理地舀了粥仔细地吹了吹才朝我喂来，但是对不起，我实在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没忍住抢过来几口把粥全吞下了肚，他急的直劝我：「慢点，别噎着。」

我将空碗递给他，宛然一笑：「还要。」

他一愣，顺从地接过碗：「.....好，我再去盛一些。」

我看着他出门，又百无聊赖地打量着房间的布置，却越看越不对劲，这里不是摄政王府，我下了床，大脑里一片空白，总有一种莫名的茫然，只觉得我应该去城外，去等我的兄长回来。

我凭着直觉出了门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入目的皆是陌生的景象，我跌跌撞撞地走着，直到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才停了下来，往四周找了找，正看到一叶小舟泊靠在岸边，便走过去拿起划船的杆子跳了进去。

缓缓行至河中，眼看不久就能到对岸，却突然觉脚下渐渐濡湿，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这破船竟然是漏的！

赶紧将裙摆扯下一块去堵，可没想到船体处处都是窟窿，堵了东头漏西头，塞上西头还有南北头，我就是当场脱成被拔了毛的鹅也堵不过来。

眼瞧着河水越涌越多，不消片刻，船就沉了一半，我急得团团转，可朝四周看去，却发现旷林阔野，空无一人，寂静的可怕，就连刚才还能听见的鸟叫声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只余簌簌涌入船舱的湍急水声，仿佛一浪浪催命符铃，震得我头皮发麻，心胆生寒，每一圈水波都在预示着我马上就要失去我宝贵的生命。

就在即将沉落的危急时刻，突然听得一阵破空之声，随即耳边拂过鹅梨轻风，我的肩上一紧，就被人一把提了起来。

那人将我揽进怀中，足尖在沉船浮在水面的最后边角轻轻一点，凌空旋身而跃，我只觉眼前一花，便已到了河的对岸。

刚一落地，傅寒池便将我松开，急急问道：「有没有事？可有受伤？」

我还没从惊惧中回过神来，愣愣地看着他摇了摇头，他又不放心地查看了一番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缓声问道：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」

我又摇了摇头，刚想说不知道，脑中却忽然划过一阵尖锐的刺痛，一个念头立刻就浮现出来，不禁喃喃道：「兄长要回来了，我得出城等他，他答应回来陪我过花灯节的。」

傅寒池闻言面色微滞，迟疑片瞬，轻轻绽开柔软的笑容：「我陪你一起等他好吗？」

「可是.....我不认识路了.....」我看了看渐暗的天色，又看了看眼前林木丛生的山野，植被茂密，野草过膝，压根无路可走，面上不免涌上几分忧虑，「这里想必离城里有很远的距离。」

他看了看我，温然一笑：「别担心，我带你飞过去。」

我怔了怔，奇道：「飞.....吗？」

他轻轻点头：「这里是迷林，里面有毒瘴和绞藤，没有自己人带着，是不可能活着出去的。」

原来如此，我回头望了望刚才的河流，突然反应过来：「所以刚刚的漏船，也是故意凿了洞停在岸边设陷的？」

「主要是为了防止外人闯入。」他说完又是一笑，朝我微微颌首，「得罪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便探手揽住我的肩膀，纵身一跃，我眼前一晃，已转瞬到了几米高的树上。

我吓得立刻紧紧抱住他，又惊讶又惊奇地看着四周，只觉长空阔野，一览无余。

哦我亲爱的土拨鼠，这就是巨人的视野吗？我真厉害！

「抓紧了。」他轻捏了捏我的肩，又是几个飞跃，便到了十几米远的地方。

小半个时辰之后，临近街市，他才将我放下，此时我看向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敬仰：「你轻功这么好，吃了多少个张无忌？」

他赧然一笑，谦虚道：「不过是比别人勤勉些罢了。」

我又追问：「那你是哪里想不开要如此勤勉？」

你难道不知道懒惰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吗？

他目色晦暗一瞬，又很快掩饰好，不在意道：「年幼时空有皮相，却头脑蠢笨，经常会被骗走卖掉，逃跑时又总是因为跑得不够快而被抓回去，每每免不了一顿毒打，后来有机会学武，最努力钻研的便是轻功了。」

「才不是头脑蠢笨，是心无城府，是赤子之心。」我看着他，极为认真道，「放心，京都是我的地盘儿，以后有本郡主罩着你，不会让人欺负了你去。」

他怔然一瞬，浅褐的眸子中有某种情绪隐隐流动，但又很快被他掩饰过去，又笑了起来。

莫名的，我觉得他这次的笑和以往不太一样，不是习惯性的温柔，也不是故作轻松的掩饰，而是一种释然。

见他宽心，我也跟着高兴，不自觉道：「很奇怪，明明才认识不久，我却觉得你很熟悉，甚是安心。」

他温然应声：「你.....也像我的一个朋友，只是.....」

他停住话头，默默看着我半晌都没在开口，我忍不住追问：「只是如何？」

「只是她现在病了。」他的神色落寞下来：「我.....不知道能不能医治好她。」

「很严重吗？」

「很严重，是我从来未见过的病状。」

那就有些棘手了。我思忖半晌，又问：「她平日里是个怎样的人？」

他静静凝视我，不假思索道：「她温柔可爱，待人和善，通情达理，侠义心肠。」

不知怎的，明明知道他是在夸赞别人，我却莫名有些不好意思，想了想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她定明白你的难处，不会怨怼于你。」

他微微蹙眉，眸中瞬时涌上怫然痛色，几乎哽咽：「可我已经失去过她一次，后悔过一次，我.....」

我心里跟着难过，伸手握住他的掌心想渡给他一些暖意：「世间之事，岁岁无常，唯尽力而已。」

说完我自己也有些诧异，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老气横秋的话来，真奇怪。

可他却似极为触动，一把反握住我的手，保证一般道：「不是尽力，是必须，我必须医治好她！」

我点一点头：「我相信你。」

他目中蓦地漫上动容之色，凝视我半晌，突地偏过头去，低低喃语：「还是如此.....」

我没听清：「什么？」

他温然地笑了：「我说你还是如此轻信别人。」

「你不是别人！」我脱口而出，却连自己也愣住，正疑惑着，却听见城门的方向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我下意识地跑了过去，一边跑还一边欢快地大叫：「兄长！」

傅寒池赶紧跟在我身后护着我挤到人群的最前头，我这才看清并不是兄长。

我最终也没有等来兄长。

傅寒池见我快快不乐，便道：「世子长途跋涉，想必是在半路歇下了，不如我陪你去逛花灯节？」

我眼睛立刻亮了：「那你会保护我吗？」

他笃然道：「当然。」

我又问道：「即便有人追杀我，也不会丢下我？」

他怔了怔：「谁要追杀你？」

「我爹。」我顿了顿，坦然道：「他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发了疯，喝了很多的酒，半夜举着刀闯进我的房间里要杀我，奶娘让我赶紧跑，还让我去城外等到兄长才可以回去。」

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：「虎毒不食子，你爹为什么要杀你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大概是觉得我害我娘难产而亡，心里记恨罢。」我顿了顿，思忖道：「奶娘说被杀了就会死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死了就可以见到我娘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，我想见一见她。」

他面色一慌，忽然拉住我的手，急急肃声道：「死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死了再也回不来了，再也感受不到阳光，看不见在意的人，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。」

他的手有些颤抖，我感受到他的不安，立刻点点头：「我知道的，兄长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会见到娘亲，但在那一天之前，我要好好的活着，这才是她想看到的。」

他显然松了口气，转眼察觉到自己还拉着我，急忙松开了手，歉声道：「失礼了。」

我浅笑着摇一摇头，月朗星熠，银月流光飒踏地披落在他的肩头，我只觉他比月光还温柔，忍不住拉住他的手，笑色璨璨道：「我们走吧，你说不会丢下我，我相信你。」

他回握住我的手，眸色微动，突然一把将我搂进了怀里，将我越拥越紧，手轻轻抚摸我的头顶，声色有些哽咽：「以前.....你辛苦了，以后，再不会了。」

我贴在他的胸膛，听见他凌乱的心跳，却突然觉得无比安心，没有说话，只重重点了点头。

华灯初上，团团簇簇，熙熙攘攘，花灯节的夜市极是热闹。

我在傅寒池给糖葫芦付账的时候，悄悄从对面摊位拿了一张鬼面獠牙的面具覆在脸上，接着站在他身后，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待他毫无防备的回头，忽然大叫着凑近，结结实实地将他吓得跳了起来。

恶作剧得逞，我摘下面具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「好啊，你这个小坏蛋。」他缓过神来，嗔怪地点一点我的鼻尖：「你怎么这么调皮！」

我嘻嘻笑的得意，却觉得鼻头痒痒的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大大的喷嚏，伸手一摸，这才发现他偷偷蘸了香粉在指尖，故意抹在

了我脸上。

我大呼上当，拿过一盒香粉就向他吹去，他急急要躲，却避闪不及，登时满头满脸都是白色的粉末，我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：「此等良辰美景，合该如此香风袭人！」

「还敢取笑我。」他说着摸了一把脸，便将沾满了香粉的手向我探来，我躲躲闪闪地与他闹成一团。

等停下来，我俩都已经是满头满脸的香粉，相视须臾，俱指着对方笑得直不起身来。

好不容易停下笑闹，将仪容整理干净，香粉糖葫芦是不能吃了，还得赔给人家的面具和香粉钱。

又说说笑笑地往街市里走，路过一个算命小摊之时，那算命先生便对我蛊惑着招呼道：「小姑娘要不要求个姻缘上上签？我熊瞎子算命准得很！」

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双目，发出了来自与灵魂的疑问：「你哪里瞎？」

他回答得异常笃定：「我心瞎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我信你个黄鼠狼！

但是大过节的，来都来了，都不容易，他也不是个孩子，既然大发慈悲地让邀请我，那我就诚心诚意地求一个吧。

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：「我才七岁，求姻缘能求得准吗？」

那算命先生一愣，刚疑惑着神色要说话，傅寒池已经将掏了银子拍在他的面前：「能，来吧。」

算命先生见了银子便不再多言，谄笑着将签筒递给了我，我摇了几番便掉出来一根竹签，他依此取卦签看了半晌，摸着胡子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。」

我问道：「奇怪什么？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佛曰，不可说。」

你不可说个鸭子！

我大感受骗：「不可说你解什么签，退钱！」

「哎哎哎，别急啊。」他将卦签收了起来，又给了我一张解惑签：「这算是一个引子，能悟出什么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」

我将信将疑的接过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春雨绵绵，一木成林。

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不就是个「秦」字！

可秦是国姓，又是姻缘签，那岂不是我嫁我自己？

真是胡扯个长颈鹿，我信你个棕果蝠！

我把签纸卷巴卷巴又丢回给了他：「一点都不准！」

说完便拉着傅寒池离开，却并未注意到他已经变了的脸色。

又走了不远，我们在最中心的花灯集前停了下来，形形色色的花灯琳琅满目，几乎晃花了我的眼，我新奇地看了一圈，扯了扯傅寒池的衣角：「我们买一个吧。」

他垂眸看着我，纵容地弯一弯唇：「只要你喜欢，买几个都可以，。」

我指着悬挂在正中心的凤凰灯笼，兴奋道：「那我要最大的那个！」

花灯集主闻言便笑了起来：「那个是今年的彩头，只赠不卖，连续几年都没有人猜中，二位尽可一试。」

「你行吗？」我转头看向傅寒池，我作为远近驰名的文盲，那是远近驰名的不行，就连刚才那个解惑签的签谜都是听兄长说过才记得的。

「可以。」傅寒池笑着点一点头，花灯集主便指了指身后的两个比凤凰灯略小的麒麟花灯道，「这两个是第一层谜面，猜中会放出第二层谜面，第二层谜面解开了，才有机会获得凤凰灯。」

他说着将左边的花灯转过来，只见上书：香雨连，隐东烟；叶落黄，雁南迁。

花灯集主道：「请。」

傅寒池略略思忖：「是个秋天的'秋'字。」

花灯集主点了点头，又将右边花灯转了过来：头戴破草怪客，天山七剑俊杰。

我灵机一动，立刻道：「这个我知道，是个'花'字。」

花灯集主立刻笑了：「知道没有用，需要自己编一个新的谜面对上此谜面才算得数，很遗憾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」

啊这.....这规则复杂的像条狗！

简直是做砖的坯子、插刀的鞘子，框框又套套子！

「你也妹提前说啊！」我据理力争。

花灯集主一怔：「倒也是呢。」

「所以.....」我心头一喜，却话说到一半儿就花灯集主身后的壮汉抢了白，「所以灯节是我们主办的，自然由我们说了算，快走快走，后面的人还在等着！」

他一边说一边不耐烦地挥手赶我们。

达咩！不给我花灯已经很让我不高兴了，竟然还比我更横行霸道，这不能忍。

不过我这人一向比较善良，动手之前都会非常诚恳地奉劝：

「你快闭嘴吧，我脾气不好，惹我生气，我会叫人揍你的。」

他立刻怒了，张嘴便要大骂，但却身子一抖，只发出了「唔」的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，瞪大了双眼急急喘息着，喉口的嘶

嘶声如破了的鼓风箱，难听的很。

傅寒池淡漠地看着他，语色隐隐带着冷意：「既然兄台犯了口疾，还是少说话，当心闪了舌头。」

「#¥&%.....」壮汉青筋都起了依旧发不出声响，愤然拿过一旁纸笔写了字，恨恨举起来：你算什么东西！竟敢指示你大爷！

给我们看完，他又开始继续奋笔疾书。

嚯，这吵架的方式还挺振聋发聩。

我低头一瞅，这字写的真是鬼斧神工。

我文盲程度跟你一比真是沧海一粟。

诶？我竟然连用了三个成语，记下来记下来，兄长知道了又要奖励我了！

傅寒池也淡淡扫了他一眼，不疾不徐道：「在下傅寒池。」

话音未落，壮汉手一抖就停了笔，周围的人也突然开始连连惊叹，一时「神仙医师」、「活菩萨」、「天下第一美男子」之声不绝于耳，我讶异地听着，这受欢迎程度堪比我兄长。

怎么，我兄长不是你们最爱的白月光了吗？

那我还咋打着他的旗号横行霸道？

正走着神，壮汉已经又将他的吵架小本本举了起来，定睛一瞧，是篇洋洋洒洒几百字的检讨书，惊得我当场就想留下他的名帖以后给我替写，毕竟我每次写检讨书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兄长发现我惹祸的速度。

傅寒池拿过毛笔给他圈出了一连串的错别字，接着才道：「兄台半个时辰不出声，自会恢复如常。」

壮汉连忙拱了拱手，逃也似的溜了。

我忍不住敬仰涛涛地看着傅寒池，这就是文化人的杀人不见血吗？

然后更有文化的就来了，他朝我温然一笑，轻轻地说了三个字，花灯集主就立刻拍一拍手，吩咐人将悬在凤凰灯前头的谜面放了下来。

我不解道：「为什么萤火虫能对上「花」字的谜面？」

他轻道：「腐草为萤。」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：「腐草化为萤火虫，一草一化，可不就是个花字！」

话音未落，新的谜面已经展示了出来：一人腰上挂把弓，无言。

花灯集主摸了摸白花花的胡子，提醒道：「这道谜题可没有那么简单，谜底是一个字，你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谨慎使用。」

我探寻地看了看傅寒池，有一说一，我匮乏的文字库只能猜出来一人腰上挂把弓该是个「夷」字，可加上后面的「无言」却是多余，并不成字。

傅寒池默默思忖半晌，眸光扫过四周，果断拿起挂在边缘角落的弓箭，长臂一拉便将弓弦崩满，随着铮的一声，以内力化之的无形箭便朝着凤凰灯射了过去，接着他纵起一跃，飞身而上，便如落雁飘羽于空中接住摇摇下落的花灯，论雅致是竹露清风，看风姿是翩若惊鸿。

待他稳稳地落地，花灯集主笑眯眯道：「公子何出此举？」

傅寒池胸有成竹：「秋花为谢，无言为射，自该以弓击之。」

「公子确实好文采。」花灯集主吩咐人端上纸笔，「请公子在灯上题字。」

傅寒池微笑着看向我：「你想要题什么字？」

我道：「既然是你送我的，自然是你来决定。」

他轻点一点头：「好。」

我随着他的动作低头地看着花灯，他才落了笔，我却突然被人从背后狠狠拽了一把，我一时不防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接着就有好大一群穿着戏服的人层层涌来，硬生生将我和傅寒池隔开，我只来得及看见他蓦然回过头急得变色的脸，就被裹挟在人群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嘴里叫着的「傅哥哥」也被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声中。

一直走了好半天，眼瞧着是快到了护城河边，周围的人才渐渐散去，而我子身一人站在那里，望着漆黑得几欲噬人的河面，只觉一阵空茫。

就在这时，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一个人，他穿着一身漆黑的衣服，拽住我的手，不由分说地就往前走。

我挣了挣，他的力气太大，我压根儿摆脱不了，看着他的背影，这似曾相识的场景，让我的神思一阵恍惚，脑中突然浑噩起来，只剩了一个念头：「是兄长让你来找我的吗？」

他脚步一顿，立即回道：「是，他在等你，让我带你过去。」

我听完便放下心来，兄长终于回来了。

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这并不是回摄政王府的路，脑中暗自思忖几番，又随着他走了几步，我突然停住脚步蹲在了地上：「我.....我不行了。」

他被我拖的不得不停下来，语气十分不耐：「你怎么回事？」

我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：「我肚子疼，走不了了。」

他焦灼地往后看了一眼，皱着眉低下身查看，我瞅准机会，猛地将袖子里的香粉撒向他的眼睛，他毫无防备地迷了眼，抬手用力抹了一把脸，便大叫着朝转身逃跑的我扑来。

我狠狠摔倒在地，瞬间觉得全身都疼的散了架，他还不依不饶地伸手掐着我的脖子，我拼命地胡乱挣扎却难以撼动分毫，慌

乱中手边摸到了一块砖头，想都没想地便向他砸去，他被砸中脑门，闷哼一声，身形晃了晃，身子一歪就栽在了我的旁边。

我已经毫无力气，大口喘息中，亲眼看着他的血汨汨流出，黏稠的浸透了我的衣衫，染红了我的双手。

脑中有无数的片段闪过，我突然想了起来，这样多的血，我曾见过的。

七岁那年的花灯节，我没有等到兄长回来。

但在花灯节的前一天，奶娘在城外破庙找到了我，她叮嘱我一定要去花灯节，一定要在渡口等她。

我听话地去了，可我没有等来她，我等来了一个粗犷的男人，他野蛮地擒着我的双手拽着拖着上船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已经买了我给他的儿子当童养媳。

我好不容易才成功脱逃，正惶惶之际遇见了奶娘，以为遇见了救星，可奶娘却又将我送到了那粗犷男人面前，面色急惶地催着他快点带我走。

最后，是兄长及时赶来救下了我，而我不敢置信地问奶娘为什么要卖了我的时候，她却说她是在救我，说我留在王府早晚也是个死，不如将我送到乡下，卖身钱还可以给她滥赌的儿子还债。

她在王府七年，从我出生开始就照顾我，现在却要卖了我。

我痛心难当，不依不饶地拉扯着她问为什么？

我明明，明明一直将她当亲娘一样。

在争执中，她后退着要逃，却一脚踩空掉进了河中，我连拉住她的机会都没有，最后下人将她救上来的时候，她只有一息尚存，却还挣扎着爬到我的脚边，卑微的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。

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头上被磕破的伤口流了满脸的血，簌簌下落，瞬间便浸透了我的整个鞋面，将白色的鞋子染成了妖冶的猩红。

那是我第一次杀人，让我终于明白了死亡的含义。

我深深陷进回忆之中，并未察觉身后陡然砍来的冷刀，正命悬一刻之际，只觉面上清风拂过，就有人长臂伸来，将我拦腰一揽，旋身回转躲开袭来的寒刀，接着那杀手又被当胸一脚狠狠踹在心口，骤然飞了出去，倒地不起。

而我看着手上沾满的鲜血，看着地上似乎永远流不尽的血泊，只觉漫天漫地的波涛血浪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在一瞬间将我吞噬淹没。

我又坠入了梦魇里，周遭还是一贯的天地素裹，无尽的大雪，还有七岁的我，以及拿着刀的我爹。

我爹自小对我算不上多好，但也没有多不好，就只是无视我罢了，可就在七岁那年母亲的忌日，他喝了很多的酒，酩酊大醉地挥着刀要杀了我，从那以后，年年复年年，母亲的忌日都是他杀意最盛的时候，以致七岁那年的寒夜，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永远的牢笼。

我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梦里看着他将刀刺进我的胸膛，无法挣扎，无法逃脱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血慢慢流干流尽，只余一地血红，却丝毫动弹不得。

我曾问过兄长，为什么奶娘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倾尽一切，可以为他去死，而父亲却要我死？

兄长无言，最终只是长叹一声，将我搂进怀里：「父亲.....大概是太思念娘亲了。」

一个念头还未转完，就见眼前的雪幕骤然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奶娘血红的眼睛瞪着我，满口鲜红地怨毒：「还我命来！」

我猛地从梦中翻然而醒，大口喘息着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冷汗自额头涔涔而下，像密密麻麻的小虫急急爬过，所过之处，俱是惊寒，让我忍不住尖声大叫：「不要！不要杀我！」

傅寒池一直在床边守着，急忙抱住我安抚：「我在这，没事了没事了。」

我冷汗和眼泪混在一起簌簌下落，满目惊恐地看着他：「血！好多的血！我的手上都是血！到处都是血！」

「没有血。」他握住我的腕子，将我的手举到面前，「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」

我怔愣着将目光落在自己的掌心，干干净净，白白嫩嫩，确实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恍惚着喃喃道：「没有.....」

他立刻点头，握着我的手传来熨帖的暖意：「对，只是噩梦而已。」

「只是.....噩梦吗？」我将手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有些茫然。

「是，都是假的。」他眼神坚定地望着我，「你逛累了睡着之后，我将你背了回来，你没有杀人，手上也没有血。」

他的目光澄净透彻，自有一股安抚人心的力量，我慢慢冷静下来，终于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罢了。静默半晌，我突然想起来：「我的花灯呢？」

他温和笑笑：「知道你醒了要找，特意放在床头。」

我立刻看他的题字：霜落荆门江树空，布帆无恙挂秋风。

虽然我是个文盲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祝我好人一生平安。

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只想好人一生有钱。

我脑筋转了转，笑眯眯道：「既然你的字写得这么好，不如帮我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忙吧？」

他不假思索地答应：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」

「也不难，就是.....」我笑得愈加人畜无害，「替我抄一抄《论语》。」

他不明所以，却还是起身坐到桌案前，一边默写一边问道：

「怎么突然想起来抄它？」

我微微有些窘：「兄长临行前给我布置了功课，现在他都快回来了，我，我还没……」

我露出不大好意思的笑容，没继续说下去，但他已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并未多言，只纵宠地弯了弯唇：「只抄《论语》就可以？」

见他不像别人一样慑于兄长的威势而推诿或是顺势教育我一番，我瞬间觉得他的形象更高大英俊了些，连忙点一点头，见好就收是不可能收的，不仅不收还要顺杆往上爬：「抄三遍。」

他轻挑了挑眉，唇角的笑色加深：「还差几遍？」

我弱弱地比出了三个手指头：「三遍。」

差一个字罚一两银子，我为我的拖延症道歉。

但有一说一，我所有的功课里，书法是最不好的，不过老天也很公平，我虽然书法不行，但是五经六艺也都一样糟糕，差劲得很均衡。

他莞尔一笑：「都我抄了你做什么？」

我心很虚但气仍然壮：「我当然是给你端茶倒水，捏肩捶背，只要不写字干啥都行。」

主要怕我写得越多，兄长罚的钱越多，罚钱已经很不能接受了，我那迎风摇摆、大鹅乱踩的字再把他气出个好歹，就更不好了。

说着我看了看傅寒池的字迹，说道：「你的字太行云流水，不符合我狂躁奔放的风格，兄长一瞧就知道不是我写的，应该这样.....」

我将毛笔拿了过来给他做示范，却发现我落笔竟也写得一手好字，仔细一看，不能跟兄长的笔迹非常相似，而是一模一样。

啊这.....这是我不重新投胎就能写出来的字吗？

难道.....难道我以前的笔迹活像狗啃的一样是故意为之，是隐藏实力，是避免引起我爹注意？

所以我写字难看，我装的，诶~我就是不好好写，就是玩儿！

感觉我仿佛有那个大病！

题字的诗里面的「恙」字，上边的「羊」是「祥」的右边，寓意心上有祥，隐晦的表白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